

紙房子

02:45 2010/03/12 | 中國時報 | 陳志華

樓下的髮廊卻變了網吧，樓上的腳底按摩亦已換上了「旺鋪招租」的告示。小容把《紙房子裡的人》塞進了背包。她正在前往招聘會的路上，打算應徵短期工，推銷電子產品。聽說今天空氣污染指數極高，她把半張臉孔埋在口罩裡，戴上了耳機，一邊聽著《我們的失敗》，一邊走進繁忙時間的地下鐵月台，等待著下一班列車，然後努力把自己擠進去。

知行跟幾個朋友在一幢商住大廈的三樓合租了一個狹小的單位，添置了幾個書架，在門口和樓下掛了招牌，就開起小書店來。香港政府實行高地價政策，地面店鋪的租金太高了，小本經營的書店不可能開在大街上，只好紛紛爬上二、三樓，甚至爬到更高的樓層。鬧市租金昂貴，知行就選擇到深水埗老區開店。樓下是髮廊，樓上是腳底按摩，他們就在中間賣書。怕沒有人知道他們開店了，知行就弄了個書店部落格，定期貼出新書訊息，又開了Facebook帳號，四處連結，抓緊宣傳機會。

經營了差不多一年，仍在賠本。懂得欣賞他們書店個性的人始終不多。會特地爬兩層樓梯前來光顧的，幾乎都是熟客。不是沒有人忠告過他們，在這個城市開小書店是個易醒的夢，可他們還是要試一試。知行在大專院校當導師，常常自嘲是推銷員，尤其在學校招生的時候，要跟前來報讀的學生落力促銷自己任教的學科，更自覺跟街上促銷寬頻網絡或流動電話服務的人沒有兩樣。他又經常打趣說，連政府高官都以推銷員自居，我城實在是個不折不扣的推銷員城市。不過如果知行真是推銷員，也肯定是個失敗的推銷員，因為書架上的書，很多都沒有被推銷出去。開店的時候，馬奎斯的《百年孤寂》已經坐鎮店中，一年後它依然孤寂地伏在書架上曬太陽；徐四金的《低音大提琴》還是找不到知音；多明格茲的《紙房子裡的人》仍舊在灰塵旁邊打著呵欠。

看店的女生叫小容，因為喜歡看書，跑來應徵當店員，即使薪金不多，反正畢業後找到的都是短期臨時工，她情願就在這家小店裡，沒有顧客的時候，就自己找書看，在店裡放音樂。她一邊拿雞毛帚在書架前揮灰塵，一邊放著唱片，唱著「一畢業就已經失業」。她架著黑邊眼鏡，額上總是貼一塊藥水膠布。膠布的顏色和款式天天不同。知行問她是否受傷了，然而每次答案都不一樣，有時說是撞燈柱了，有時說暗瘡破了，有時說是蚊子叮了被蟲咬了。也許沒甚麼原因，她只是喜歡這樣打扮而已。她剛看過那本《紙房子裡的人》，就心血來潮，模仿著小說主人公的行徑，不讓那些傳出不和的作家擺在同一個架子上，於是把尤薩的《天堂在另一個街角》跟馬奎斯的小說分開來放，以免他們揮拳相向；又故意把剛上架的《色·戒》跟《今生今世》置於天各一方。結果一天有顧客前來購買《色·戒》，她找了半天都沒有把書找出來。

她讀完了《血卡門》，就想去學佛朗明哥；讀完《體育時期》，就想組樂團。她幾乎忘了念書的時候曾經當過樂團主唱的事。不過都是鬧著玩的，那時候有個叫阿季的女生負責打鼓，有兩個男生負責吉他和貝斯，整天拿著音樂比賽章程，說要去參加，可是還沒有報名，兩個男生就因為選曲的事情吵了起來，鬧翻了，樂團也不歡而散。她曾經想過當吉他手，跟同學借了個吉他回家，父親卻教訓她，說彈吉他的人都不務正業，課餘時間應該拿來溫習功課，不該花在無謂的事情上，催促她趕快把吉他還給人家。儘管她不服氣，學吉他的事還是不了了之。她喜歡的事情，總是半途而廢，無法貫徹到底。阿季說這是典型雙子座的性格，但小容不相信星座，她不相信可以這樣把人簡單分成十二類。

剛才上班的時候，小容在書店樓下看到有個男人挽著旅行箱，似乎神情有異，一直盯著她看。她連忙轉身，急步跑上樓梯，走到窗前往下望，那男人已經不在了。她一邊放著「東京事變」的歌曲，一邊把知行昨晚搬來的書箱打開，在書本的封底貼上價錢標籤，然後逐一上架。知行習慣把每本書的書脊對齊，小容卻沒有這樣的耐性。這時候有個女生抱著一疊傳單推開了書店大門，小容認出她就是阿季。她沒有當鼓手了，現在是一個社區關注小組的義工，來詢問可否在店裡擺放單張，宣傳有關附近K20-23重建區的展覽活動。小容看到「K20-23」這個名字，幾乎以為是奇幻小說裡的殺手代號，或是類似編號

「2003YN17」的太空石塊，卻原來是市區重建局命名的地段編號，是住滿了人的街道，有大廈有商店，就在書店所在位置附近。

來當店員之前，小容只知道這一帶有專售電腦商品的高登商場和黃金商場，並有一條售賣電器和電子零件的鴨寮街。現在她知道附近哪裡有便利商店，哪裡有銀行，哪裡有外送便當等等。阿季就告訴她，被納入重建計劃的街道上，還有專售醬油的百年老店，以及為傳統節慶製作大型花牌的店鋪。不過政府已打算把老房子與老店鋪通通拆掉，換成簇新的高樓和商廈，並

以條例強迫居民接受搬遷賠償，將他們一一趕出原來的家園。阿季說，政府官員以為甚麼都可以用金錢來衡量，因此認定不願遷出的居民都貪得無厭，只是不滿賠償金額，卻漠視重建計劃對居民生活網絡帶來的破壞。阿季參與的關注小組打算透過展覽活動，喚起公眾關注，並要求政府考慮保留部份樓宇和店舖，讓那些不願意搬走的人可以有法子留在同一社區繼續謀生和過活。

正當小容和阿季談得起勁，那個挽著旅行箱的男人就摸上門了。小容立刻戒備起來，卻原來是一場虛驚，那男人是插畫家，特來寄賣他自資出版的畫冊。她們翻開畫冊，裡面繪畫了作者的舊居。也是因為市區重建，畫冊裡的那些樓房，那些店舖，那些公園，那些樹，都已經不在了。翻到後記，作者表示出版畫冊的目的，並不是為了懷舊，而是希望記下那些已經消失了的鄰里人情。阿季和那男人都離開了，小容把畫冊放到書架上，就放在《錦繡藍田》和《粉末都市》旁邊。書店依舊顧客零落，偶然有人前來找《香港飲食指南》，小容只好告訴他，這裡只有《飲膳札記》。有家長拿著學校書單跑來購買初中教科書，她亦唯有告訴他們，沒有教科書也沒有考試天書，只有文史哲及藝術類書籍。對方總是會邊走邊嘟囔的抱怨幾句。然而也有人特地來找《明室》，找到了就很高興，還說其他書店都缺貨了。

小容把臉上的藥水膠布撕了下來，朝著窗外的陽光伸了個懶腰。她一直想去看看那家百年歷史的醬油店，沒想到已經來不及，老店結業了，K20-23重建區的居民亦已全數遷走。然後，書店也撐不下去了。業主堅持提高租金，知行只好忍心把書店結束。他一個人坐在店裡，抬頭看著兩旁的書架，看見《百年孤寂》依然不離不棄，《低音大提琴》仍鎮守在那不起眼的角落裡。樓下的髮廊卻變了網吧，樓上的腳底按摩亦已換上了「旺舖招租」的告示。小容把《紙房子裡的人》塞進了背包。她正在前往招聘會的路上，打算應徵短期工，推銷電子產品。聽說今天空氣污染指數極高，她把半張臉孔埋在口罩裡，戴上了耳機，一邊聽著《我們的失敗》，一邊走進繁忙時間的地下鐵月台，等待著下一班列車，然後努力把自己擠進去。